

弗里契 著

歐洲文學發展史

新文藝出版社

歐洲文學發展史

弗里契著
沈起予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四·上海

文藝一般
歐洲文學發展史

原著者 弗里契
翻譯者 沈起予

《本書根據日本彌塔書院一九三〇年刊外村史郎日文譯本譯出》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總經理

合作印刷廠製版
大東印刷廠印刷
陸慎記裝訂所裝訂

★

書號(178) (H 13) 本書192800字

根據發行人版社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版本重印

本書曾印三次

一九五四年三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6000冊

累計印數 10000冊

定價 12,200元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審登發號

原 著 序

此處所貢獻給讀者注意的歐洲文學發展史，是出版於一九〇八年而於一九三三年稍加訂正了的改訂版。如有將這第三版拿來與第二版比較的人，則誰也會容易發見：除了第一章而外，一切其餘的部分都被改訂得全失舊觀，而且是在本質上從新改作的。著者也很知道：他的這個第三版，也不能被想爲是最後的東西，而且也不應該這樣地想。在最近的將來，這部書將會再被改作罷。不過雖是這樣，著者仍以爲可照現在的原形把這部概要送到世上去，而且這也是有益的。因爲對於歐洲文學（從中世紀起到現代止的）的這種節約的概觀的需要，不特是黨的高等學校文學部的聽講者所感着，同樣，也是努力於自修的人們所感着的。這第三版與久已絕了版的第二版比較起來，無論對於那一種人，都能給與一種更精確而更詳密的關於歐洲文學發展底過程及其發展底個個契機（moment）的觀念來。

譯者前記

本譯本初版於一九三一年，是根據日本外村史郎的譯本轉譯的。作者弗理契是應用歷史唯物論來分析文學藝術較早的一個，他認為文學上的各種派別與形式的產生，都是依據一定的客觀法則來發展的，也就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結構的基礎上，作為社會意識形態的文學藝術，就一定要和這個基礎相適應，因而所謂文藝思潮的發展，是隨着時代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在另一方面，他認為在有階級的社會裏，只有階級的藝術。這樣，他就替科學的藝術理論開拓了園地，肯定了文學藝術的階級性，他的功績是很大的。

但是，由於弗理契的觀點和方法蒙受了庸俗社會學理論的影響，所以他的論點在許多地方表現為機械論的、客觀主義的，有着不少的矛盾與錯誤。譬如他認為作家是由於自己的出身和環境而宿命地被規定了的，他之所以說但丁是貴族階級的詩人、薄伽丘是資產階級的詩人、莎士比亞是商業資本主義文化的詩人、柯里紀和索紀是市民知識分子的代表者等等，就是由此得出的結論。在他分

析藝術作品的階級性的時候，他卻忽視了在社會發展中階級對立的具體歷史複雜關係以及反映在偉大的作家、作品中的現實主義與人民性，因而也就低估了作為上層建築的藝術對其基礎所能起的偉大的作用。因此，弗理契的著作，在蘇聯已經受到嚴格而深刻的批評，特別在今天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有了更明確的認識，因而對古典文學有了更正確的看法之後，弗理契有許多論點，是應該揚棄的。

在這本著作中，弗理契給我們提供了自十七世紀至二十世紀五十年餘年的歐洲文學發展的全貌，搜集了極豐富的材料，而且是試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來分析歐洲文學的一本較有系統的書，雖然其中有矛盾與錯誤，但在我們還缺少這一類研究著作的目前，對讀者還是有好處的。因此，自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重版之後，這次又作了若干校訂，抽去附錄，予以再版。

附帶說明，本書所引用的人名書名，日譯本都是用假名拼音的，因而在查對原文上，費了一點力，由於原文係各國不同的文字，故仍其舊，未求統一，這是應該請讀者原諒的。

目次

原著者序

譯者前記

第一章 自然經濟時代(十世紀——十四世紀).....1

封建的——神官的社會底詩歌.....1

但丁.....11

第二章 商業資本主義時代(十四世紀——十七世紀).....10

意大利文學底前驅的任務.....10

意大利底小說.....11

騎士詩歌在意大利的復活.....12

托爾誇托·塔索(Torquato Tasso, 1544-1595).....11

古典古代的復活·····	三五
法國人文主義知識階級底文學的進展·····	三八
封建詩歌在西班牙的衰微和資產者文學的誕生·····	四二
莎士比亞·····	四六
清教徒派底詩歌·····	五〇
第三章 絕對主義時代的文學 ·····	五五
法國底古典主義·····	五九
莫利哀(Molière)·····	六四
第四章 向上的資產階級底文學 ·····	七一
古典主義的衰微·····	七一
感傷主義·····	七七
英國文學底優先地位·····	八三
十八世紀文學底教訓的及政論的性質·····	八四

十八世紀的資產者戲曲·····	六六
資產者小說·····	六六
資產者古典主義·····	一〇六
歌德底『浮士德』·····	一二三
第五章 資產者社會底文學 ·····	一六六
由古典主義到浪漫主義·····	一六六
英國底浪漫主義·····	一六六
德意志底浪漫主義·····	一四六
法蘭西底浪漫主義·····	一六〇
第六章 從浪漫主義到寫實主義 ·····	一六六
英吉利文學中的寫實主義·····	一九三
法蘭西底寫實主義·····	二〇七
德意志底寫實主義·····	二二六

第七章 十九世紀末資產者社會底文學……………二四〇

在英國的印象主義的唯美主義……………二四〇

在法國的印象主義的唯美主義……………二四九

在奧地利——德意志的印象主義的唯美主義……………二五九

象徵主義……………二六五

第八章 在其他主要的歐洲諸國中的資產者文學……………二七三

十九世紀末的比利時文學……………二七三

十九世紀末的斯干狄那維亞文學……………二八一

十九世紀末的意大利文學……………二九〇

第九章 工業——技術社會底文學……………二九五

資本主義發展在文學上的反映……………二九五

工業——技術社會底詩的樣式……………三二五

社會主義作家……………三三九

共產主義作家……………三六六

第一章 自然經濟時代（十世紀——十四世紀）

封建的——神官的社會底詩歌

在中世紀時，西歐被自然經濟支配着；生產物並非爲交換而生產，幾乎專是爲自己的需要而生產的。當時人們所賴以生存的主要泉源是農業，農業就是當時的經濟底支配形態。在自己的經濟活動上，中世紀的人幾乎完全依賴自然底原素的諸力量。他們對於這種力量的依賴，更因了他們中間不斷地受敵人的襲擊，不息的內亂，和摧殘了極多數的居民的各種疫病等的結果，生出深刻的極端的孤立無援的感情來。

在這個爲生存的鬭爭中，孤立無援的人底目光，不知不覺地便朝着天上。他期待着天上的助力和救濟，於此便胚胎出他的宗教性。這個宗教性，教會又由於它自己的必要，遂以教義和影響力來加以支持，使之鞏固。中世紀的人，極真摯地相信事件底自然的進行，是能够由天上的力——神、聖母馬利亞、聖者等——底干涉而被破壞，被變更的。由誕生以至到墳墓，他完全居住在奇蹟的事

物底霧圍氣中。他之視奇蹟，恰與自然法則對於我們一樣，是一種自然的東西。奇蹟可以醫好他的疾病，把他從危險或敵人中救出，使他向着道德的完成之路。中世紀人由生存鬭爭上的孤立無援所喚起的這種精神生活底根本的特性，在中世紀文學上反映出來了。當時的文學，全體塗着奇蹟的童話的顏色。我們就中世紀詩歌底任何一種類來看，——無論是軍事的英雄詩，宗教的道德的詩篇，或者騎士故事——在事件底自然的進行之上，都常充滿着奇蹟的幻想的要素。即是常有非地上的力，干涉着人的生活以規定生活的方向。敘述夏爾（Charles）大王的贊助者羅蘭（Roland）的古代法國底英雄詩裏面，有將薩拉森人（Saracens）之侵入告知王的天使從天降下，這個天使還把死了的英雄羅蘭之魂伴到天國去。又武士們不知道誰是誰非時，他們相信神會來幫助他們，使他們得知誰是誰非，而開『神底審判』。在中世紀的貴人們所曾傾聽的許多騎士故事中，曾發生種種事件，那些事件最不可信，然而作者、登場人物、及讀者和聽者們卻都認為是最普通的現象。騎士一掬噴泉之水，便突然起了暴風（帶着獅子的騎士），他走到了城裏偶然一看，象棋的棋子在棋盤上走動（Perceval），他飲了魔法的水，便發狂似地戀慕他最初所遇的婦人（愁斯丹與綺瑟的故事 Zistan et Ysolt）。為中世紀詩歌中之最大的作品的但丁底神曲（The Divine Comedy）完全構造於奇蹟之上。如果詩人底少年時代的戀人碧亞特麗絲（Beatrice）不從天而降，哀求詩人維幾爾（Virgil）之靈，

在但丁的生前便示之以地獄和淨土，以救彼於永劫底苦惱，則但丁恐將溺於不可救藥的罪過而永久地滅亡了罷。

中世紀人，與其說他們住於現實的世界中，不如說是住於虛構的世界中；他幾乎是生活於夢幻中而相信夢的空想家，生活在他的眼前，變成了『夢』與幻影的夢去了。中世紀人所固有的這第二特性，在中世紀文學全體上，亦蓋上了難於消蝕的刻印。在羅蘭之歌（*Chanson de Roland*）中，亞歷山大王底故事中，抒情詩中，以及但丁底神曲中，幻夢皆豫定着人底行為而演着重要的角色。敘述人能於夢中看見死後世界之祕密的詩一樣的故事底完整的文學，便產生出來（傳道者保羅·Tundahie，聖巴屈里克 Saint Patrick 之夢）。那中世紀詩歌中最大的作品——但丁底神曲也以這樣的『夢』的形式而出現，決不是偶然的事。又詩人即使被牽心於世俗之念（並非死後之念）的時候，亦常喜將自己所作的故事，包於『夢』的形式中。如農夫皮爾斯之夢（*Piers Plowman*）的作者，英國的詩人宣教師蘭格蘭德（*William Langland*）底行為，即是一例。

中世紀人，因他在思考上並非住於現實的世界而乃住於空想、夢幻、彼岸性之領域中的緣故，他們對於事物及人，亦不以其為事物為人而感着興味，祇有那些能容許他們推測到另一個比地上的世界還更美的世界時，他們纔對之感着興味。以他們的目光來看，事件及人，恰似含有寓意的性質，含

有其意向有釋明之必要的條件的符號的性質。這個獨具的特性，亦在中世紀詩歌上蓋上了刻印。在那裏是象徵與寓意統治着，一切現實的事物，還另具有一個超乎該事物之上的更重大的意味。中世紀文學中所表現出來的婦人，已經不僅是一個婦人，她不是天使的擬人化（如在行吟詩人們 *Les Troubadours* 及但丁時），便是惡魔的化身（如在僧侶的禁慾文學時）。

這樣，中世紀文學底最有性格的形式底諸特性——這文學上的奇蹟的、幻想的要素底優越、『夢』底支配，以及對於象徵和寓意的傾向——是可用中世紀的人們，在那鄙視不屑計較的地上生長的彼岸，追求非地上的永遠的『力』底別一世界的努力而被說明的。

這個努力，在究極上還是他們爲生存而鬭爭的孤立無援所喚起的。不過由教會底活動，它纔變爲深入，纔更加強化。教會是具有論述地上的存在之罪障，神及聖者們底全能，彼岸世界底現實性等的宗教的教義的。

如果在經濟關係上中世紀是自然經濟底支配時代時，則中世紀在社會關係上的特徵，便是那創造特殊的社會組織——『封建的結構』底軍事的農業貴族底統治。較爲巨大的地主，是較少富有的地主底主人，而他們又同爲最富裕最強力的封建主——王底家臣。一方（主人）稱爲『君主』，他方（從僕）稱爲——『家臣』。家臣在軍事的企業上，應援助君主，小君主援助大君主，而最後

他們又共同起來——援助王。地主——武士間土地的及人格的關係上的這一切的複雜體制，在相互的義務底槓杆上面，和相互的忠誠上面被維持了下去；武勇和對於君主的絕對的忠誠，乃是封建主之爲主的資格，也是爲主的勇氣。

在中世紀爲統治的封建主底階級，又將自己的精神的刻印蓋在這時代的文學全體上面了。騎士底詩篇，騎士底抒情詩，騎士底故事——此等便是其主要的種類。通常，詩人們自身——北部法蘭西底 *trouvères* 中部法蘭西 (*Provence*) 底 *troubadours*，德意志底 *minnesingers*，英吉利底 *minstrel*——也都是從貧窮化了的封建主階層中出來的，這雖然並不一定。

中世紀的英雄詩，便是最先貢獻於軍事的偉業的——武勳之歌 (*Chanson de geste*)，它的故鄉是法蘭西。其中較爲初期的作品中，封建主——還不過單是一個強盜，燒毀領地與部落和修道院，以染血的手來竊盜酒宴的聖物 (*Raoul de Cambrai*)。其後到十一世紀，一面受教會的影響而騎士道亦確立了的時候，這種暴虐者的類型 (*type*) 被一種國王和宗教底忠實從僕的騎士的類型所代替了。這種被理想化了的騎士，在古代法國底羅蘭歌 (*Chanson de Roland*) 中被描寫得最爲鮮明。羅蘭歌敘述着佛蘭克 (*Franc*) 王夏爾 (*Charles*) 大王底騎士們和薩拉森人 (亞拉伯人) 的戰鬪，乃是騎士底主要的美德（對於神、王和君主的忠誠）的讚歌。佛蘭克王白鬚的夏爾在這地上，實不過是

上帝底家臣，所以他在基督教底普及和擁護中看出了自己的地上的使命。他打敗了馬布爾，薩拉森人之後，除了強制地使被打敗了的回教徒受洗禮而外，便不知道再有更好的對於神的服務了。及他回到首都亞亨時，在夢中有大天使加伯列（Cabriel）出現，要他爲了基督教底繁榮而更投向新的偉業。

『罄竹不足以書其高貴和寬大』的夏爾，從對於神的關係上說來是家臣，同時從對於他的一切的武士，對於負有服務於他——土地所有者、騎士的軍隊底『扶養者』的義務的家臣們說來，則是君主。

『凡爲騎士者，應當爲君主忍受苦熱、沴寒、缺乏，而不應愛惜一己的血肉』。英雄詩底主要的主人公，夏爾底姪羅蘭的這幾句話中，包含着軍事貴族底道德的精髓。對於君主的忠誠，是騎士——封建主底主要的美德；與此對照起來，則對於君主的武心，自然是騎士所能犯的罪惡中之最大的了。惟其如此，那以 Roncesvalles 谷中的英雄的死來表現出自己對於君主的忠誠的羅蘭，和那把夏爾大王底軍隊，賣與馬布爾人（爲嫉妬羅蘭之故），其後由『神底審判』而被看破時，竟不名譽地在絞首臺上斷送了命的加勒龍（Ganelon）纔在英雄詩裏面，互相成了對比。騎士——家臣，應當以忠誠和誠實來『不惜血肉』地爲自己的君主服務，同樣，封建階級的婦人，亦以直到墓穴都須得忠

實於自己所選擇的人爲其義務。夏爾回到亞亨的宮城時，便被羅蘭底未婚妻阿德迎着。王將羅蘭底死告訴她後，即把要將她轉配於繼承王冠者的自己的兒子的事相告。但阿德竟悲傷過甚，終在白晝的夏爾王足下死去了，恰如她的未婚夫對於王的忠實一樣，自己對於未婚夫亦盡了忠實。

軍事的偉業，戰爭的狂熱——不特是封建騎士底英雄詩（或詩篇）底主題，而且同時亦是封建騎士底抒情詩底主要主題之一。詩人——騎士們都讚美戰爭而作了歡樂之歌（賽爾汶特 *Sivente*）「飲食和甜蜜的睡眠，都不能像前進，「上戰場」的呼聲那樣安慰我的心。」——一個無名的詩人——封建主這樣吶喊着。還有作爲戰士作爲詩人都曾有名的波倫（*Bertrand de Born*），他爲了教人好尚猛勇的比武與流血的戰爭，竟主張咒詛那已有希望的和平。

封建階級，把軍事企業的餘暇消磨在戀愛上面，因此中世紀的詩歌中，戀愛的抒情詩與軍事的抒情詩遂相並地佔據了顯著的位置。後者，在法國南部、普羅完斯（*Provence*）底行吟詩人們底創作中，有了最完善的表現。最初，詩人——戰士所謳歌的戀愛，是低劣而粗暴的（如初期的行吟詩人們紀約門·德·波瓦蒂耶 *Arnaud de Baudouin*）。其後，騎士道確立了，家臣與君主間的關係性質，遂被引用到詩人與其戀人間的關係上，最先便表現爲對於她的「服務」了。一方行吟詩人們，根據他們的舊的傳記，通常是被奪去了「騎士的生活」之可能，而貧窮化了的騎士，所以他們都是服務於更